

第五十二章 上京城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範閑一笑搖頭，示意自己並不是難耐旅途寂寞。他知道，自從經常賴在司理理的馬車裏後、在這些人的眼中，自己隻怕與風流二字脫不開幹係了。斟酌半晌之後，他忽然開口問道：“這已經走了這多天，而且一路官道，速度極快，應該已經超過了國境到京都的距離...這北齊，似乎疆域很有些大。”

馬車裏頓時陷入一種怪異的沉默之中。

許久之後，林靜才笑著說道：“不錯，雖然去年朝廷從北齊那邊搶了大片土地，但如果論起疆域人口，北齊還是天下第一大國，隻是常年內亂，民心分離，所以才不是咱們的對手。”

範閑微微皺眉，心想如果這北齊真的能夠振奮起來，隻怕自己從小生活的那個國度，還真有些麻煩。正想著，卻聽到高達在一旁沉聲說道：“如此看來，還有極大一片疆土等著咱們這些人去打下來啊。”

高達此人說話極少，最近這幾天不再負責押送肖恩的任務之後，每每說出來簡短的話語，卻極有荒謬之感，笑果十足。範閑不禁失笑，心想這慶國的官員們，在二十年勝利的薰陶下，果然培養出來了一種極其可怕的自信。

而另一邊王啟年卻苦笑說道：“我說高大人，您可別把我捧眼的差使給槍走了。”

...

沿途使團都是停留在北齊國的各個驛站之中，極少有到大的城鎮駐腳，慶國使團雖然有些不樂意。但是看在對方官員小心接待，殷勤侍奉的份上，也不好說些什麼。大家心裏都清楚，此次協議，北齊丟了大大的臉，自然不好意思讓全國的百姓看見南朝的使團。大搖大擺地在城市之中經過。

但是路上總會遇見一些平常百姓。範閑某日說出了一個好奇很久的問題：“為什麼這些北齊人看上去不怎麼恨咱們，反而投向我們的眼光中帶著一絲蔑視和鄙夷，甚至還有些同情？”

“在北齊人的眼中。我們畢竟還是南蠻子，屬於沒有開化的對象。”林靜微笑應道：“至於兩國之間的戰爭，自然被北齊皇室瞞得死死的，雖然北方民間也知道咱們慶國如今強盛無比，但骨子裏仍然有些瞧不起咱們。”

範閑搖頭歎道：“蒙著塊黑布，就當自己不怕黑。”

“北齊畢竟是延續北魏之祚。他們總認為自己才是天下正統，自然對旁的國家有些瞧不上眼。”

這是句老實話，雖然北魏早在二十年前就已滅國，但當時那個龐然大物盤踞在這片大陸上。將陰影投向四周所有的小國，實在是世上最強大的國家機器。那種四夷來朝的威勢，依然停留在北方百姓的心中。所以他們一直以為，北齊依然保有著當年的榮光，他們依然是天下第一強國的子民，看待別的國民時，總會習慣性地微微抬起下頷，眼光輕輕下垂，自矜著，自憐著，自尊著。

人們都是願意活在過去的。當然，北齊的官員自然知道這個世界早就變了，這一點從他們對待慶國使團的禮儀上便可以看出來。

“還很重要的一點。”林靜繼續冷靜地分析道：“北齊繼承了北魏的大部分疆土與官員，所以天下的讀書人也都基本上將北齊奉為正統，之道在北齊，這個話是沒有錯的。每年春闈之時，北齊的科舉可比咱們的春闈要熱鬧的多，不止北齊諸郡才子都會雲集上京，就連東夷城的讀書人都會不遠千裏跑去上京。”

王啟年在一旁插嘴說道：“不錯，甚至連咱們慶國的讀書人，前些年還有很多都會跑到上京去參加科舉。”

“荒唐。”範閑笑罵道：“難道慶國人還能去北齊做官？”

林靜苦笑道：“這個自然是不能的。隻不過天下人似乎都認可了這一點，所以隻要在北齊春闈中能夠入三甲的才子，不論在這世上哪個國家裏，都算是擁有了做官的資格。這一點連咱們慶國都不例外，大人曾經任過太學奉正，自然知道那位舒蕪大學士吧？”

範閑點了點頭。

林靜歎息道：“這位舒大學士，當年就是在北齊考的學，座師就是莊墨韓，所以他這一生才會自稱是莊墨韓的學生...大人想想，這位舒大學士明明中的是北齊的舉，卻可以回慶國做官，就知道北齊的文風之盛了。”

範閑笑著搖了搖頭：“難怪陛下這些年大力抓文治，大概也是受不了這等窩囊氣。”

“不錯，論起武功，這天下沒有誰能比得過我國。”林靜說道：“就是這文道方麵，始終沒有出現幾個真正的人才。”

“乃末道。”範閑說道。

林靜想到了什麼，哈哈笑道：“當然，提司大人橫空出世，將那北齊大家莊墨韓激得吐血，自此之後，想來再也無人敢對我慶國說些什麼。”

王啟年連聲稱是，高達也點了點頭。範閑在京都的崛起，雖然不見得讓各方勢力都會感覺舒服，但放在對外這個層麵上，能夠在沙場之外，多出一位打壓北齊氣焰的才子，想來是所有的慶國人都願意看見的局麵

這種很無聊，沒有美女相伴的枯燥旅途，範閑希望能夠早些結束。但那條長長的官道似乎永遠沒有終結，馬車的四個輪子帶起的黃塵，在寬闊的道路上騰起，就像是一道黃龍般、隻是被道旁的兩排樹木牢牢地束縛在道路中間，無法躍將出去，看上去就像是在不停可憐地掙紮，不停地絞動著。

官道兩側那些攔灰的樹木，葉片或大或小，但整體而言，比起慶國的樹葉來說，要顯得寬闊許多。樹幹粗壯，隔著數丈便是一棵。範閑將頭伸到馬車窗外，眯著眼睛，迎著風看著這些樹木從自己的眼中一晃而過，不知怎的，想起了已經很久沒有想起的那個世界。他還記得很多年前坐火車的時候，坐在開往北京的火車上，路過河北時，那時鐵軌兩側，也就是這種樹，也是以這樣枯燥的方式向後不停砸了過去。

車窗旁沒有揚灰，因為範閑身為正使，坐的是第一輛馬車，吃灰的自然是那些可憐的下屬和北齊的接待官員。

毫無征兆的，道路的盡頭出現了一片黑色的影子，突兀堆在漸成細尖的樹木列隊的正上方，看上去有些駭人。

範閑以為是烏雲，不由笑了笑，雖然不準備像在澹州的房頂上時那樣，喊大家收衣服，卻準備提醒一下趕車的那位車夫把雨扯穿上。

...

馬車漸漸地前行，眾人終於將那片陰暗的影子看清楚了，此時天下的雲層也忽然散開，似乎是為了迎接遠來的客人，投下來春日溫暖的光芒，照耀在那片影子上。

原來...是一座極大的城池。

這座城池比慶國京都還要顯得更加高大雄壯，用大塊的青石砌成，高達三丈的城牆略微傾斜，但依然給每個遠道而來的人，一種難以言表的壓迫感，似乎那個城牆隨時可能將你壓在下麵。城上猶有重簷樓閣，或許是用來充當角樓，有士兵正在高高的城牆上來回行走巡邏。

一股莊嚴巍峨的感覺，從這座龐大的城牆中散發出來。

城門前早已經清場了，沒有閑雜百姓在此逗留，北齊的相關司處官員正在那片廣場上等候著南慶使團的到來。

官道之上，馬車的速度漸漸放緩，範閑眯著眼睛，將腦袋從窗外收了回來。他沒有想到，這座都城會用這樣一種愕然的方式出現在自己眼前，讓自己一點兒心理準備都沒有。

北齊上京到了

禮樂起，雙方各自見禮，北齊官員衣飾鮮明，十分華貴，慶國使團卻是車馬勞頓，不免顯得有些委頓，兩相比較，顯得十分明顯。

範閑平靜看著眼前的這一切繁瑣的程序，隻是在介紹到自己的時候，微微領首示意。在北齊人的眼中，這位英俊的年輕官員是一位趾高氣揚的小人，而範閑卻根本毫不在意留給對方什麼觀感。

他的注意力全部放在北齊上京的建築上。這座龐大的城池，已經不知道在這片土地上矗立了多少今年頭，經歷了多少風吹雨打，巨大青石的外緣已經有些風化，卻依然頑強地保持著堅硬。

範閑有些感慨，他的感慨與所有的旅人都不同，他隻是覺著自己來到這個世界十七八年後，似乎終於可以觸摸到這個世界的曆史，雖然隻是曆史的一些餘跡。慶國的京都雖然也極為宏大，但一切都似乎有某種新鮮的味道，範閑知道那種味道是自己的母親留下來的，所以今日能夠看見很久遠的建築，感覺有些莫名滄桑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